

23232

吾人爲一種勢力所擾亂。見公共之生活與公共之政策。均由其斷定。此革命之朕兆。所以蟄潛萌蘖。漸次發生也。向者美人嘗以自信力自誇。以爲世界之中。知平民政治之進行者。端推美國。今則又何如者。仰望青天。重重雲霧。其勢力之瀰漫。實少年時代之美國所未經夢見者也。

君等不知美國人中。常有毫無自覺心。不顧公益。而以雕龍炙輶之材。置國家於險地者乎。君等不知美國之各方面。常有謬誤之存在乎。今日之時。詎非無自覺心者躍然而起。率領羣盲。以趨入死地之好機會耶。

舊秩序而既變更矣。其變更也。非平和靜穆。循穩固之程序。而實皇遽急迫。雜煩囂喧逐之聲。以促改造之機。此吾人所目睹者也。雖競爭法律。多由自覺心而起。而盲動躁進。純任感情者。居其少數。又洞究事務與人類之弱點。謂每一時代。均爲變更之時代。初無滿足欠缺之可分。然其要求變更之劇烈。與其範圍之廣漠無垠。則未有如吾人今日之甚者。

吾人所遭值之過渡時代。非自然發達與正式變換之過渡時代也。亦非由一時代潛移默運。以蟬蛻於他時代也。今日之社會。於其自身。已爲澈底之探究。於其組成分子。亦爲精確之解剖。對於舊習慣及新習慣。均懷疑義。對於生活之組織及動機。亦

詳加探討。其所企圖者。爲根本之改革。自非大中至正之法。加以和衷共濟之力。斷未有能挽革命之頹波者。其改造經濟社會。正與從前改造政治社會同。而經濟社會既經改造。則政治亦受其影響。此誠有史以來之大變局也。

由今日觀之。革命之事實。已決無可遁。然所謂革命。乃平和之革命。而非流血之革命。惟有此平和之革命。而後美國人固有之觀念。所謂設置政府以盡力於公益。而不爲私人道地者。乃有恢復之希望。而有待於良好之政治家者。亦至爲急切。自吾人建設政府。爲世界所驚歎。漸至自由喪失。羣抱不平。其旋轉之樞機。全在乎今日。且余於革命。亦初無所懼。美國人之自治力。爲余所深信。其革命之平和。將與前次推翻統治各州之聯邦惡政府。而改建統治個人之合衆國無異。一百三十年來之成績。迄於今猶可想見也。雖法律與習慣。須加以根本之變更。改造之事實。亦爲時勢所要求而不容緩。然吾人必能以平和審慎出之。而與政治家及愛國者無異。則余之所敢斷言也。此非余漫爲揣測之言也。各種事實。今已明白呈露。大政之方針。必通盤籌畫。而公布於衆。竭善良之性質。審慎之智慮。祛私驚公。而又能互相協力。不爲感情所蒙蔽。則吾人必能進入他時代而免劇烈之擾亂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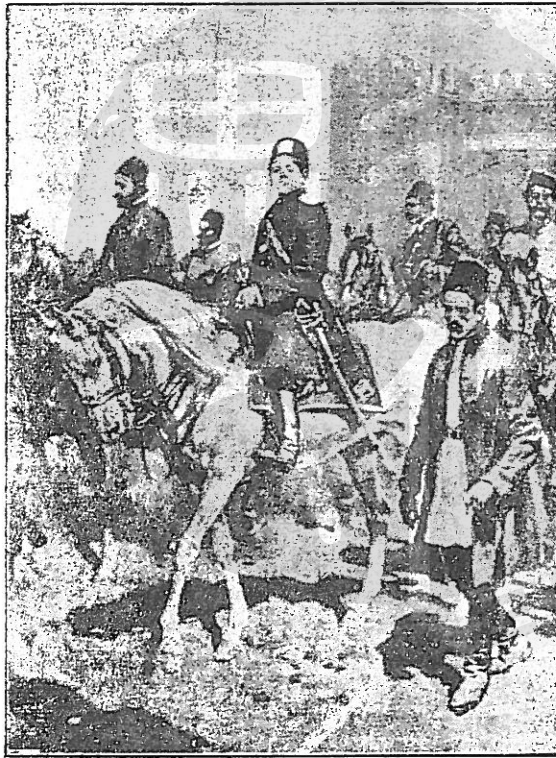
(未完)

## 波斯之近狀

譯近世評論英國勃朗  
Edward G. Browne 原著

錢智修

自歇斯透君 Mr. Morgan Shuster 『波斯慘狀』The Strangling of Persia 一書出版。而英國人民。咸知波斯之受侮遘閔。已臻極地。均勢主義。一若磨牙吮血之火神。以波斯為犧牲。而英外相格雷君。Sir Edward Grey 乃為主祭之司祝。縱左袒現政府之外交政策者。恐亦不能無惻怛之心矣。政治家與公法家。每以波斯憲政之失敗。由其一部人民。不適於代議政體。此等假定。不特著者不以為然。彼歇斯透君及其他有推斷力之人。但使不因在官之眼光。及政治上財政上之利益。與波斯獨立不相容。而蒙翳其真智。斷未有信以為真者。而波斯之改革。在一九一一年七月以前。其成績亦致足驚歎。徒以俄人之干涉。有加無已。遂至陵夷頓挫。為勢不支。不列顛帝國。尤復揚湯止沸。助俄為害。非吾人之大恥歟。其干涉之事實。為留心波斯者所深知。今亦不復殫述。造端伊始。則為一九一一年七月中旬波斯廢皇穆罕默德愛理。Muhammad Ali 及其弟薩拉遏德陶拉 Salar-ud-Dawla



波斯新皇愛希馬德沙

返國一事。以其與一九〇九年九月之議定書相反也。其次則在俄人之反對斯託克士 Captain Stokes 大佐為憲兵司令。斯託克士之被任。在八月初旬。卒以英俄之強迫。至三禮拜後。收回成命。俄人得格雷君之同意。於此一事。既告成功。而廢皇之在波斯。又不能得良好之地步。於是勢益張。更進而攻擊歇斯透君之地位。蓋歇斯透君之在波斯。於改革財政。極為盡力。波斯之國會。及其愛國之人民。固罔不熱心信任之也。先是。俄人保赫泰諾夫 M. Pokhianoff 既反抗其國務員保克雷佛苛雲爾 Poklevski Kozell 之意。於十一月二號。提出第一哀的美敦書。波斯政府。於是月二十三號。卒曲從之。而二十九號之第二哀的美敦書。即要進步黨所囑望之歇斯透去位。其要求之條件。既與波斯之獨立不相容。故波斯之人民。亦因此項條件。而淪陷於絕地。大詩人薩提 Sadi 之言曰。『丁時勢之相迫而不可避兮。寧手握刀劍之銳鋒。』蓋不待其內閣之以武斷政略解散國會。而人

23234 民已具決死之心矣。

不幸之波斯人。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間。於各種屈辱。殆一一忍受。兩次之哀的美敦書。既奉命維護。強固愛國之國會。又被內閣之武斷政略所解散。其所企望者。在得英國居間。以免流血之慘禍。且於各省間之傳遞新聞。嚴加取締。俾人民不至激而生變。顧其事卒無效。北方之四大都市。終遭俄人之侵入。而受治於軍法焉。大都市中。達巴利斯 *Tabriz* 臘許德 *Resh* 恩塞里 *Enzei* 三市。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號及二十一號。同時開戰。其開戰之情形。有為吾人所未悉者。據波斯人之自述。則達巴利斯之戰事。實由俄人所激成。以其託名裝電話線。而闖入民居。孫升屋頂也。(按闖入女子閨闈。為回教徒所最忌。)至於無辜之男婦幼童。其被俄人窘辱。尤不可勝計。該處之國民義勇隊。曾於前年八月。因保護市民。與廢皇之同黨。今為達巴利斯之專制魔王。名蘇迦德德陶拉 *Shuja'ud-Dawla* 者相抗。至是則迫令其交出軍械。此皆俄人激成變故之原因也。尤有證據。足以證明其事之確實。今試詳述之如下。

一、莫斯科「羅斯喀夏斯拉夫報」*Russkaya Slovo* 俄國訪員泰陶夫君。M. Tardoff 於一九〇九年四月。俄人初次侵入達巴利斯之行動。記述甚詳。

二、歇斯透君之「波斯慘狀」。曾有言曰。「當達巴利斯開戰之時。駐臘許德及恩塞里之俄兵。其距戰地。蓋在百哩以外。巧並無何等通告。即將波斯之警察及居民。盡情鎗擊。且尤

足異者。其戰爭之開始。適在波斯承認俄國各種要求之後。其時英國政府。提出一條件。謂倘非在其期間。發生新事件。致有保留軍隊之必要。則英人當為波斯人確保俄軍之退出。此項條件。俄國政府亦正式承認之。由此等事實觀之。彼達巴利斯臘許德恩塞里之波斯人。其不敢同時侵犯強大之俄軍。亦可見矣」。

三、「曼卻斯德加地安報」*The Manchester Guardian* 載一九一一年九月六號透納爾君 Mr. G. D. Turner 之通信曰。「俄人於開戰之前一日。曾在麵粉廠裝運麵粉。以給軍需。又從亞達比爾 *Ardebil* 徵調軍士七百人。冒嚴寒之風雪。前赴戰地。」然則十二月二十號之戰爭。詎非俄人所前知耶。

四、雖俄人於戰爭開始之後。歸罪於波斯人之起釁。而達巴利斯俄國領事當時之報告。則謂「俄兵之一部分。於昨晚(即十二月二十號)裝修電話。有一人被警察攻擊。於是俄人遂焚殺警察二人。」云云。(見藍皮書三二九節)然則雖俄國人亦認流血之禍。固由彼國開始矣。至臘許德及恩塞里之戰爭。據藍皮書所載。亦不過謂「礮彈互擊。忽然火起。延燒甚廣。其起火者。為俄國領事之衛隊。其延燒之原因。則不能確定。哥薩克兵士死者三人。波斯人之死者祇少八人。」又謂「十二月二十一號恩塞里之騷動。有俄官一人受傷。波斯人十人被殺。」云云。其起釁者之為俄人。抑可知矣。達巴利斯之戰爭。最為劇烈。自十二月二十一號東方未晡之

候。抗兵相加。至於日晡而未已。兩方面之軍士。亦創鉅痛深。據中立之歐洲觀戰員所述。波斯之國民義勇隊。頗具勇概。使統馭有方。直能將該處之俄人。殲除俱盡。所可惜者。無首領與戰略耳。而據英國領事希伯雷君 Mr. Shirley 十一月二十二號之電報。則該處之秩序。並未紊亂。波斯人固安靜如常。歐人亦未受驚擾。其時俄人方佔據公共建築。屠戮省議會與法廷之員吏。乃至私人房舍。商品陳列所。均被騷擾。未列戰陣之人民。尤多受殘殺。而波斯人於歐洲人之銀行商店。猶盡保護之力焉。

23235  
翌日。(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號)戰爭復啟。至日落後二小時。始行休戰。據希伯雷君二十四號及二十五號之電報。則地方官吏。方與俄領事協力遏絕戰爭。又俄國領事署與俄軍司令官之交



### 波斯陸軍

通。亦已斷絕。易詞言之。則波斯人固有戰勝之機會。特以葆愛和平之故。與敵人休戰而已。不知俄人此時。則已有新軍五千人。從求爾弗 Julia 出發。高加索總督。受發布軍令之命令。與俄國領事相商。取至酷之復仇方法。『諾夫佛倫亞報』The Novoe Vremya 且謂「真正之人道。須從殘酷中得來。」而要求將國民義勇隊全部殲除焉。歇斯透君有言。「俄政府之威權。固無所不用其極。達巴利斯之恐慌。蓋有吾人所未盡知者。」泰晤士報訪員十二月二十八號之電報曰。「除二十七號至短之時間外。電報俱已不進。至黑幕既開。而殘慘之事實。當可盡情揭露。」今者沈沈黑幕。既啟示其一角矣。戰地之攝影。在英國已多印出矣。達巴利斯之慘狀。已可略見一斑矣。夫達巴利斯。非波斯偉大美麗之都市。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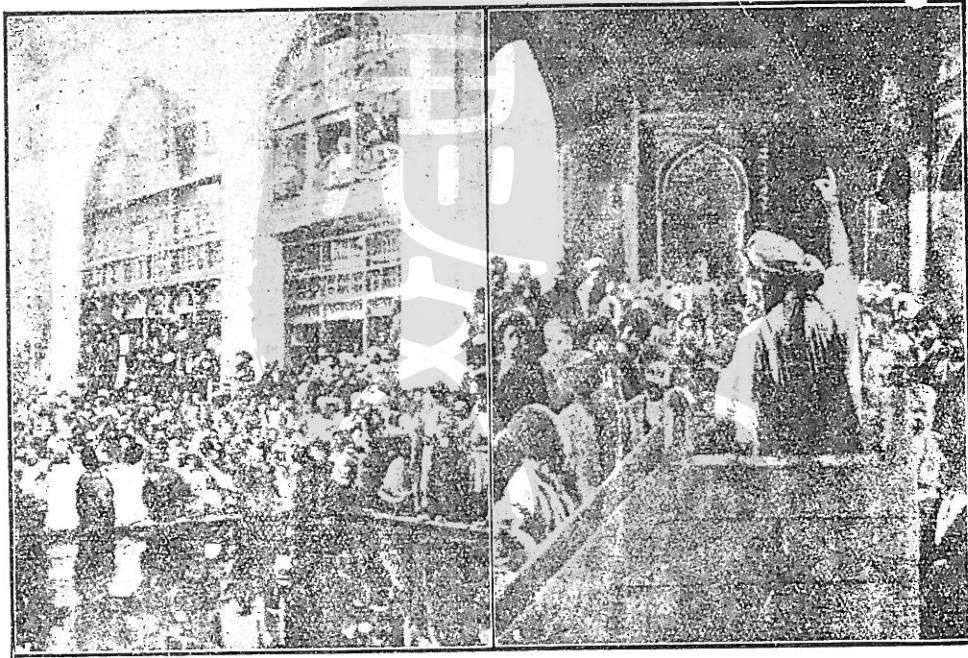
23236 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之十月間。爲憲法運動之中心點耶。又誰知陵夷衰微。至於此極。迄於今猶在俄人之手。受蘇迦遏德陶拉之統治乎。

一九一二年元旦。死於俄國斷頭機下之人數。與其後爲蘇迦遏德陶拉所殘殺之人數。縱調查確實。猶不能盡表波斯之損失。被殺之人。多爲著名改革家。波斯某君正月十九號之信函。謂「該市之吸受新思想者。俱已家破身亡。」可謂扼要之言。如西喀烏爾伊爾 Sikat-ul-Islam 席約烏爾烏拉馬。Ziya-ul-Ulama 問學深沈。度量寬大之宗教家也。薩提烏爾摩爾。Sadik-ul-Mulk 青年有望之工程師也。哈奇愛理陶韋弗羅。Haji Ali Dawafurush 設立學校之博愛家也。牟塞亞默蘇哈利。Mirza Ahmad Subazi 文學家也。而國民義勇隊之在圍城中卓著勇名者。尤多罹其厄。如夏塞夫與夫霍克馬巴。Yusuf of Hukmabad 摩訶提哈奇克汗。Mashadi Haji Khan 哈奇沙馬。Hija Samad 雅巴斯愛理。Abbas Ali 牟塞亞加巴拉吉夏班尼。Mirza Agha Bala-Khiyabani 等皆是也。尤有義勇隊之眷屬。橫遭殃及。如哈遜 Hasan 及楷提爾。Kadir 一不過十八歲。一不過十二歲。徒以其兄爲義勇隊中有名人。物。逃逸無踪。而斯二童遂代受其禍。有名之演說家。亦及於難。如牟塞愛理 Mirza Ali 是已。上列諸人。各有攝影。雖不能將達巴利斯之恐慌。盡情披露。然其爲格雷君之外交政策屈從俄人之結果。而英國人民。實同擔其責任。則已章灼無疑矣。此等責任。諸伴作不知之消極

責任。更爲重大。以我國政府。實與俄政府聯合。強迫波斯內閣。承認殘忍無道之蘇迦遏德陶拉爲達巴利斯之知事也。俄人當時之舉動。及蘇迦遏德陶拉更爲野蠻之舉動。尤當分別言之。當時俄人設立絞臺。飾以國旗。極發揚蹈厲之概。其纓首於臺上者。蓋更僕難數。課其罪名。則不過反抗敵人。以保護其祖國而已。且有未列行陣而遽罹死刑者。其尤甚者。則爲在亞許拉節。Ashura 將西喀烏爾伊爾處死一事。夫亞許拉節者。回教國最重之節令。與耶教國之基督受難日。等其莊嚴者也。西喀烏爾伊爾者。波斯之大宗教家大學問家。而爲通國所崇拜者也。故英國政府。嘗極端反對。謂此事若行。足以引起全世界回教徒之惡感。而俄人之答覆。則謂西氏之品行惡劣。曾爲義勇隊之首領。於波斯國亦爲教中之叛徒。而斯人之生命。終無可挽回矣。

俄人纓首之方法。至爲野蠻。待決之人。既不拘繫其手腕。又不掩蔽其面目。同伴之臨刑。皆一一目覩。然後次第以及於自身。常有纓首之後。歷十數分鐘而猶能撐拒者。又有纓首之繩索。時中斷者。如俾得羅安得里遜 Bedros Andreassian 者。亞美尼 Armenia 之名士也。於亞美尼之新年。被俄人纓死。其繩索斷至二次。有俄國少年軍官某。見而不忍。謂第三次不當行刑。而此軍官。卽因人道主義。致受嚴譴。西喀烏爾伊爾之纓首。在其同伴七人已死之後。以此爲例外之酷刑。而罪犯之屍身。且終日懸掛而不加收斂焉。

達巴利斯領事希伯雷君。於哥薩克兵之擄略。未列戰陣者之橫死。及攻戰之時。婦女兒童之被殺。均認以為有。而終不信俄兵為全無人道。然波斯人。則謂無辜之男女幼童。被鎗斃者實不可勝數。於哈奇愛理喀德伊 Haji Ali Khata'i 之死。尤深致不平。其人為平和靜穆之商人。於政界之事。略無干涉。其居宅極為華麗。與俄兵駐紮處巴奇希馬爾 The Bagh-i-shimal 附近。竟為俄兵所殺。妻女子婦僕人從兄弟及六齡之兒童。共計八人。同及於難。有一女幸得免死。其足已受重傷。卒割去之而後已。俄人則擄略其居宅。且佔據之。又有哈奇穆罕默德愛理克汗 Haji Muhammad Ali Khan 者。為喀刺巴 Karabagh 之商人。亦與其妻及家屬。同時被難。而死於亞拉伯河 The Ahrab 及馬拉蘭 Na-



波斯電報局之前情形

波斯之戰爭祈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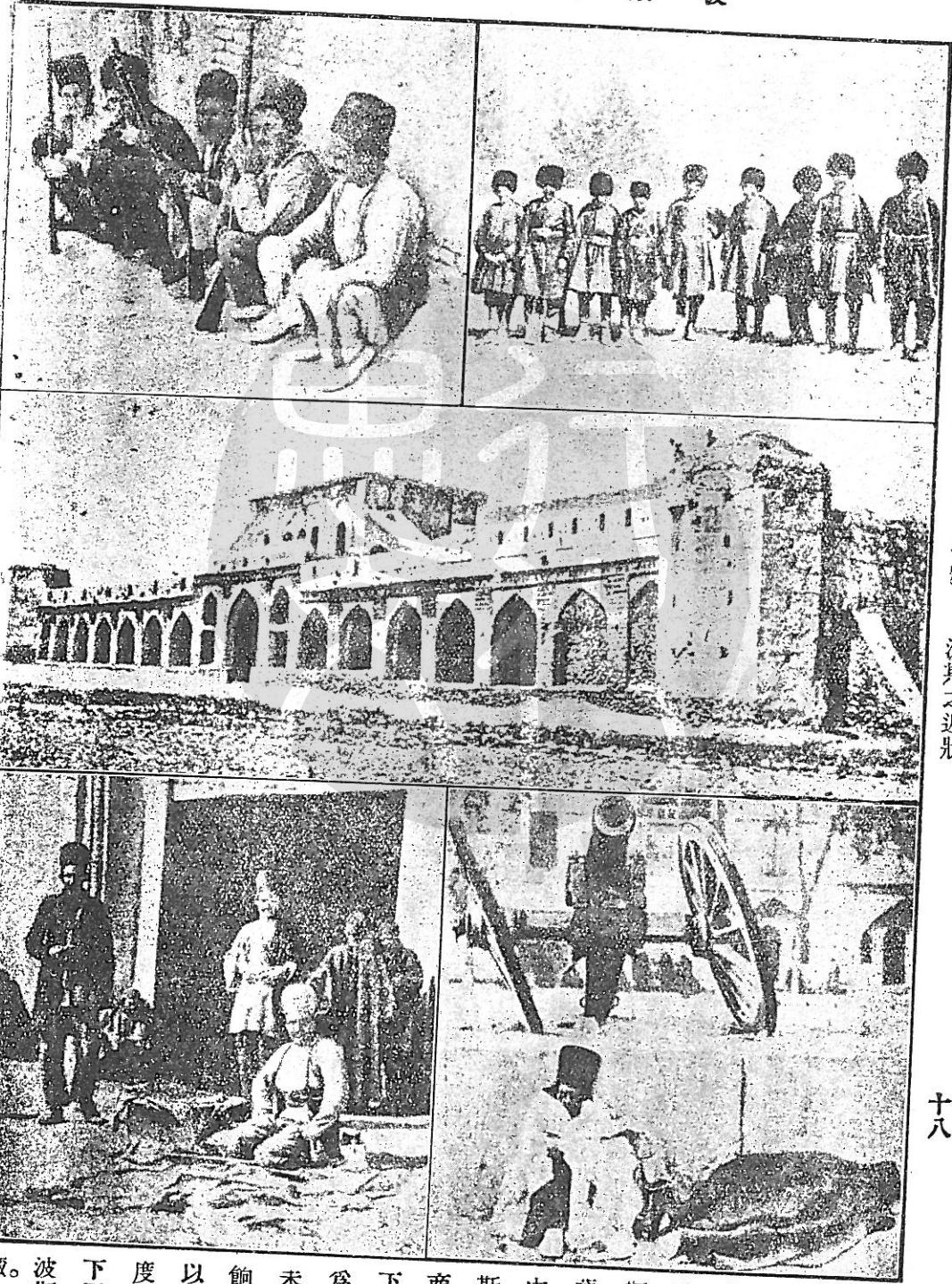
Haji 者。尚不計焉。曼卻斯德加地安報透納爾君九月十二號之通信。亦謂婦女兒童之被殺者甚多。且以十二月二十七號為尤甚。達巴利斯之歐洲寓客。雖以俄國檢查之嚴。不敢著文論列其事。而於當日之事實。則固目睹情形。而言之鑿鑿矣。

雖然。蘇迦邁德陶拉之行事。則尤為慘酷。彼自一九一一年八月以來。圍攻達巴利斯。屢不得志。故益欲得甘心。以求一逞。一九一二年一月二號。國民義勇隊。既為俄人所敗。彼即以俄人之保護。為達巴利斯之知事。其磨牙吮血。淫刑以逞之情形。幾難筆述。或支解人身。分為二部。如屠肆之屠羊。而將其屍首懸掛於商品陳列所。或以馬蹄鐵釘入人足。使之周行於街衢。又復割人之舌。剜人之目。其常用之刑罰。則在將犯人置於水桶之內。

東方雜誌 第九卷 第九號 波斯之近狀

十八

2



上圖左 波斯之陸軍。上圖右 駐紮波斯之哥薩克兵。中幅波斯之隊商宿舍。下圖左 為波斯未領軍餉之兵。以小販度日。下圖右 波斯之

桶邊環列數人。手執木杖。倘犯人露出於水面。則以杖擊之。必至淹斃水中。或血肉模糊而後已。

此噫人之惡魔。已以去年正月。由俄國任命。掌達巴利斯之全權。雖波斯政府。極力抗爭。終歸無效。大不列顛國。對於此事。不啻爲積極之贊成。故蘇氏之行爲。亦當由大不列顛國。擔直接之責任。從去年之白皮書觀之。益覺信而有徵。今試引之如下。

(第三十二節)十二月二十九號。希伯雷君之通電云。「蘇迦遏德陶拉。將於四五日內。行抵達巴利斯。據俄領事彌婁 Miller 之說。俄人既不能統治該市。而一般輿論。又贊同之。故該領事亦不能反對。且以爲可作臨時知事。余之意見及歐人之意見。亦復相同。倘蘇迦與廢皇相關之難題。可以解決。而中央政府能批准其任命。則於蘇迦之爲臨時知事。決無反對之意。」云云。

(第五十五節)一九一二年一月三號。波斯外部大臣。要求英俄公使。轉請俄政府。令蘇迦遏德陶拉。退出達巴利斯。

(第五十九節)一月五號。駐德黑蘭 Teheran 英國公使。通電於達巴利斯英國領事希伯雷君。令其不當接受蘇迦遏德陶拉之訪問。謂「彼實波斯政府之叛徒。不能爲達巴利斯之臨時知事」云云。

(第六十三及六十四節)一月六號。葛雷君通電德黑蘭英國公使。謂「據希伯雷君之報告。達巴利斯人民。於蘇迦遏德

陶拉。尙無惡感。未必爲惡劣之知事。」於是英國公使。於次日通電希伯雷君。令其視蘇迦爲臨時知事。而與之互通訪問。但在波斯政府承認彼爲知事之前。不得有正式之關係。

(第一百十六節)一月二十三號。德黑蘭英國公使。通電葛雷君。謂「波斯內閣。自聞蘇迦遏德陶拉。及廢皇在亞達比爾與亞柴俾乾 Azarbyjan 之黨徒。有合攻德黑蘭之消息。惶急殊甚。」

(第二百節)二月十四號。薩索諾夫 Mr. Baronoff 通告聖彼得堡英國大使云。「俄政府之意。願以西巴大 Sipahdar 代蘇迦遏德陶拉爲達巴利斯知事。而與蘇迦以相當之位置。」願二日以後。(第二百零八節)薩索諾夫又謂「俄國政府。並非堅持己意。欲蘇迦遏德陶拉留駐於達巴利斯。但該處之官職。必須強毅有爲之人物。而後勝任。若西巴大者。恐尙無此等資格耳。」

(第二百二十二節)二月二十三號。薩索諾夫以達巴利斯俄國領事彌婁君之通電。示英國大使。電文中謂「達巴利斯英國代理領事斯蒂芬斯君。Mr. Stevens 已通電德黑蘭英國公使巴克雷君。Sir Barclay 稱蘇迦遏德陶拉。極得民心。且於遊牧人種中。具有勢力。故無論何如。當認彼爲知事。若西巴大之任命。則深所反對。西氏前此曾爲國民義勇隊及亞美尼人所攻擊。彼之到任。恐將重起風潮。」云云。

(第二百三十二節)二月二十五號。葛雷君通電德黑蘭英國



公使。詢以英國與廢皇聯合。以蘇迦遏德陶拉爲知事。是否得有波斯政府允許之希望。果有希望。又將何以信託之。又謂據希伯雷君之意。深望任蘇迦爲知事云。

(第二百二十四節)二月二十六號。德黑蘭英國公使。以斯赫芬斯君二月十六號之原電。通告葛雷君。斯氏原電。極力贊成蘇迦遏德陶拉之任命。謂「彼實爲維持雅薩貝琴 Azar-bayazani 秩序之唯一人物。無法律之種民。深畏懼之。惟其部屬賴希烏爾摩克 Rashid-ul-Mulk 及賴菲遏德陶拉 Rafi-ud-Dawla 會掠取民財。爲該省及該市所反對耳。」同時英國公使。又謂波斯政府反對蘇迦遏德陶拉之爲知事。仍甚激烈。據斯赫芬斯君達巴利斯之通電。蘇迦之宣言。頗左袒廢皇。使波斯政府。不速加防範。則亂事即將發生。蘇迦之能效忠於波斯政府。實不可信也。」

蘇迦遏德陶拉之服從俄人命令。可以白皮書第二百六十三節。第二百七十節。及第二百七十三節證明之。此三節中。首載三月五號達巴利斯歡迎廢皇返國之集會。年老之軍人。多強迫到會。各店鋪中。皆懸「穆罕默德愛理萬歲」之旗幟。其次則載三月六號德黑蘭俄國公使。致書達巴利斯俄國領事。令蘇迦遏德陶拉。不得有此等舉動。又其次則載三月七號。此等舉動。果然停止。由斯以觀。使英俄兩國政府。對於蘇迦之殘暴。加以阻止。有不帖然從命者乎。其殘暴之事實。白皮書中。竟無一字提及。直至攝影出版。始略知其梗概。而英國政府。則與

## 波斯之近狀

二十

俄人聯合。扶助蘇迦遏德陶拉。使其據獨斷之地位。以厲行苛政。雖波斯政府。竭力反對。亦置之不顧。然則其直接之責任。非英國政府所擔負歟。

俄人之扶助蘇迦遏德陶拉。既得英國之同意矣。尤有一事。足以證明俄人之責任。蓋二月二十三號。薩索諾夫又告聖彼得堡英國公使。謂雖彼雅不欲強迫波斯政府。任命蘇迦遏德陶拉爲知事。然據彼之意。仍以維持其地位爲得計。使達巴利斯再有亂事發生。則俄國政策之結果。彼實不能擔其責任也。(見白皮書二百四十四節。)

以達巴利斯之慘劇。如此其甚。故臘許德恩塞里兩處之緞首鎗斃焚燒房屋及印書廠等事。遂若不足注意。然俄人於四月間。搗毀摩希哈德 Mashhad 神龕一事。則野蠻已甚。其足以激起回人宗教之惡感。蓋與西喀烏爾伊斯蘭之被殺無異。且俄人亦未嘗不知此事傷回人之感情。其所以悍然不顧者。正以藉此可致波斯之暴動。爲其軍事佔領更進一步之口實。或漸滅其宗教心與愛國心。爲一網打盡之計耳。

波斯人精神之散漫。希望之斷絕。與紀律之放紛。英俄兩國。實不能辭其咎。世有神明。必有計算孽帳之一日。而談者猶盛稱波斯近狀之進步。其言直等於夢囈。波斯之政府。僅一內閣。對於人民。已全失信用。俄人既制其死命。英人又吸其富源。其僅有之權。祇在以高利借債。而外人之材能卓著。如歇斯德君者。亦迫於人而不敢任用。其君主則幼童也。其攝政則缺席

者也。其議院則通年閉會也。勇敢愛國之人。殺戮流徒。陵夷殆盡。環而峙者。無非攫財奪地之狼羣。外界之壓力。逼進一層。則波斯人之抵抗力。亦衰退一層。詎有此等國家。而可望其進步哉。每次遞到之消息。直無日不惡。且以北部歸俄人管理。外國新聞之訪員。俱已退出。而波斯之新聞。又被燬壞。則消息之爲吾人所知者。亦至有限。而吾人猶若聞之而自慰者。則以有形無形之瓜分。猶未告成。薩陀德陶拉。Sardud-Darva 猶未爲攝政耳。雖然。其實現之期。又豈能久待耶。

蔑視快樂之犬儒主義。較諸矯揉造作之人。猶彼善於此。彼贊成英俄對於波斯之聯合行動者。每公然宣言。謂「波斯固已警醒。有改進之動機。惟吾人以自己之利益。不得不使之返爲衰弱。誠波斯之不幸。」此等言論。猶覺可恕。所最難堪者。既以圖謀私利。幸波斯之滅亡。而又橫加誹謗。謂其罪實在弱國之民。而不在強國耳。國際競爭無道德之理論。現方猖獗一時。正義之神明。久爲彼等所蔑視。雖龐大之民族。在吾人之眼前。血肉模糊。婉轉就死。亦不慮神明之干涉。慘哉波斯。吾知其

不能倖免矣。

要而言之。據英國泰晤士報及外交部機關報之言論。波斯之命運。業已處分停當。而諾夫佛雷爾亞報 *Novoe Yevnya* 及其他俄政府機關報。言之尤爲明白。俄國則以波斯爲發抒野心之機會。而無所隱瞞矣。格雷君則以歐洲均勢及德禍之觀念。謂無論何如。必當與俄國親交矣。法國則久爲俄國之馴奴。供給其資本矣。德國則於一九一〇年十一月。已在波答斯但。Potsdam 締結條約矣。土耳其之被俄國侵陵。殆與波斯相差無幾。而當俄國破壞波斯獨立之時。適爲的里波利受困於意大利之日。則更屬無能爲力。哀哉波斯。楚歌四面。將託命於上帝。而上帝之哀憐。亦在不可知之數。其惟一之希望。則在俄人以內外之變故。或瞻回馬首。另覓程途。而歐洲及英國。亦以俄人之貪得無厭。變更其外交政策而已。非如是者。薩提之詩所謂「當饑餓之異端而入芳筵兮。必不怵惕於回教之齋期而不肆其飽餐。」其事蓋將實現矣。

## 蒙古風俗譚

節譯美國乞米亞可丁氏南西伯利亞游記

屠孝實

布里阿惕。蒙古部族名也。現隸俄羅斯。居貝加爾湖畔及湖中小嶼幹兒干。貝加爾湖之南。則成吉思可汗發祥地

也。乞米亞可丁氏爲近世合衆國一代通儒。生平著述甚富。尤以詳諸蒙古史事聞於時。嘗親至布里阿惕村落中。考其